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# 無事漫步千代田區 · 陳家毅

漫步東京千代田區僻靜處，逛書店，賞花樹，卻意外走到靖國神社——驚訝往往就在轉角。

後，雖是冬季室外仍陽光普照，空氣稍峻冷但還覺乾爽。偶然街邊一陣風吹過，枝上未落盡的樹葉颼颼地響倒像晚秋。我便決定不乘車，按照

日本「角川社」的大本營在東京千代田區的西北方，最近的地鐵站是「飯田橋」或「神樂坂」，都不是一般遊客會觸及的地方。午餐約會出發前，我用手機在網上搜尋了一下，看見它附近的「神樂河岸」以及它所在的「富士見」街道，古色古香的名字足已令人遐想。心想東京來過這麼多趟，這次可以好好繞過遊客區而行，發掘不熟悉的這一帶了。

「飯田橋」站乘車往西邊直走，先會抵達「早稻田」站，然後是「高田馬場」站；朝東經「九段下」再過去，則可到達「神保町」，然後「神田」站。這幾個站我印象猶新，是以前逛書店、覓尋新書古籍必到的地點；也是大學生讀書人、東京知識分子常出沒的地帶。我說「以前」，那是大小書店開得茶靡之前的年代，現在商場餐廳咖啡店都插一腿來賣書，加上手機郵購這麼方便，少有人願意花時間像從前，畢恭畢敬一家家推門內進樸實老書店翻書找書了。



陳家毅

■「靖國神社」東西向軸線分明，木造「神門」後是二進園區：冬日午後陽光薄弱，遊人或前來參拜的人不多

與出版社午餐會談之後，雖是冬季室外仍陽光普照，空氣稍峻冷但還覺乾爽。偶然街邊一陣風吹過，枝上未落盡的樹葉颼颼地響倒像晚秋。我便決定不乘車，按照

與出版社午餐會談之後，雖是冬季室外仍陽光普照，空氣稍峻冷但還覺乾爽。偶然街邊一陣風吹過，枝上未落盡的樹葉颼颼地響倒像晚秋。我便決定不乘車，按照

「神田」的東邊方向行走。正好是下課時間，樹下迎面而來一群群身著校服的少女，嘻嘻哈哈擦身而過。心想這倒有點「新海誠動漫」的調調了，附近肯定有所學校。隨斜坡彎道漫步走下去，最先遇見的卻是棟全清水混凝土建成、前面部分成三角體的「九段教會」教

堂。建築物雖現代，卻沒多大特色。沒料到驚訝就在轉角：尚未抵達「九段下」站前大馬路，周圍樹木高大茂密；右側轉角處低調引來一條石鋪參拜道，一道鳥居（日式牌坊）立在中央不遠處，兩旁更有大小不同的二對石雕狛犬於前護守著。隨參道往前，發現全場按軸線排列的布局正統簡潔：有一尊銅像（明治陸軍將領大村益次郎）、石燈籠、第二道鳥居，然後是神門、拜殿，以及位在西方盡頭、深遠的本殿。原來這就是「靖國神社」的所在地。

想其他也不打算久留。「拜殿」右側「參集殿」的規模倒是不小，還附屬了一所「到著殿」，可以想像正式參拜過程的禮節會有多繁瑣。

「靖國神社」東西向軸線分明，木造「神門」後是二進園區：冬日午後陽光薄弱，遊人或前來參拜的人不多

沿著壕河邊緣走了一段路，融入高樓林立交通繁忙的另一景：千代田區的馬路、火車軌道、地鐵站與壕河一樣皆繞著綠坡心臟地帶而行。平常坐地鐵匆匆而過，這些細節都沒覺察到。難怪古人鼓勵「行千里路」，城市中步行可以邊觀景邊不著邊際漫想，手機資訊、谷歌地圖在伴，協助將眼前和過去拼湊起來。平日舒適坐辦公椅盯屏幕的現代人竟然步行了上萬個步伐，手機健康指數還少有地直線看漲哩。■

古人鼓勵「行千里路」

靖國神社園區外，馬路對過山坡上有棟八角大屋頂建築，粗獷扎實。一九六四年奧運時建蓋的「日本武道館」久聞其名，供柔道等運動競技。手機網上查獲，原來每年八月十五日的「二戰死者追悼式」在這裏進行，館址畢竟靠近靖國神社。外人較熟悉的是場館曾舉辦過的多場演出，最著名為六六年的「披頭四演唱會」。武道館前有道壕河，圍繞過去三大瓣綠林園地，日本皇居位於綠島中央，是東京的心臟。武道館前的「田安門」也算是皇居北門，Y形西出口正對神社參道口，原來靖國神社、武道館、皇居三者的地理位置如此微妙貫通。